

風俗篇

地方俗諺



↑ 通往北方澳的路 曾松田提供

六月鯊，狗不拖

六月天，酷暑難耐，海灘猶如火燒，光復前後，漁業資源豐富，沿海隨手即可捕獲鯊魚，又缺乏急速冷凍設備，容易腐敗，隨手丟棄，散發出陣陣腥臭，令人聞之作嘔，連野狗都不吃。

看起來都是人

清末，北方澳屬化外之地，水路，有海盜入侵，陸路，常有土匪潛入搶奪，有一回，盜匪進入行搶，放起火來，庄民呼救，蘇澳

街民和嶺腳住家，趕往助拳。

好奇的婦女也跟隨上山看熱鬧，到了庄頭，只見一大群人，東奔西逐，分不出誰是盜匪誰是良民，下得山來，有人問，看到匪徒沒有，女人家答，「看起來都是人」。

九降起無米煮

秋冬之交，東北季風吹起，受到山勢地形影響，形成九股風，呼呼作響，海上風浪不平，漁船出不了海，北方澳又沒有農作物，打不到魚自然換不到米，所以說，九降起無米煮。

黑橄仔著火

北方澳漁民捕飛魚，以東澳粉鳥林為基地，端午節前後出海，在粉鳥林海邊，搭建臨時草寮棲身，吃、住、都在那兒。

飛魚季直到中秋節過後，東北季風颳起，才告一段落，改討其它海，寄住粉鳥林期間，家人也跟了去，幫忙曬網、曬魚、煮飯。

粉鳥林雖是季節性的臨時漁業基地，當時魚冬好，漁民收入高，一年一度的飛魚期，也是十分熱鬧，賣細軟的小販多到這兒討生活，連流鶯也從都會區趕來。

流鶯嬌媚，穿著時髦，是年輕力壯的漁民之所愛，卻是漁村婦女的最恨，流鶯在臨時搭建的草寮出沒，百般勾引漁民，漁家稱之為「黑橄仔」。

而漁網的網尾，日語也叫「黑橄仔」，漁網是日本引進的，就習稱「黑橄仔」，恰巧與流鶯同名。

有一回，粉鳥林海邊曝曬的漁網，不知道什麼原因失火，濃煙蔽空，火舌亂竄，漁船從外海看到，研判是網具著了火，喊了起來，「黑橄仔被火燒了」。

隨船出海的婦人「阿笑仔」，聽到之後，高興得又叫又跳，拍手叫好，還連聲咒罵，燒死了最好，通通燒死最好。

原來，婦人「阿笑」最痛恨狐媚的流鶯，經常藉機誘拐男人，搞得沒心思討海，一聽「黑橄仔」著火，誤以是流鶯被火燒了，心中一時歡喜，拍手叫好。

這件事，在北方澳流傳了下來，成為茶餘飯後的趣談，「黑橄仔著火」，也因此成了地方俗諺，隱喻誤解來意，逕自個兒歡喜。



↑ 等待整理的漁網

↓ 現在的粉鳥林漁港卸魚一景



北方澳欠水不欠錢

台灣光復初期，經濟起飛，魚冬好，魚價又高，一尾旗魚賣二、三千元，北方澳漁民一航次能鏢二、三十尾；一天收入，往往比公務員半年薪水還多，家家有積蓄，戶戶有餘糧。

錢很多，只是受到地理條件限制，水依舊很缺乏，村裡四口水井，水量小，一滴滴地等，全村近千人要用，連夜排隊汲水，等一桶水談何容易。

但日常生活，飲用、洗衣、洗菜、沐浴，樣樣需要水，一盆水，洗過菜後洗臉，洗過臉後洗澡，真正是「省吃儉用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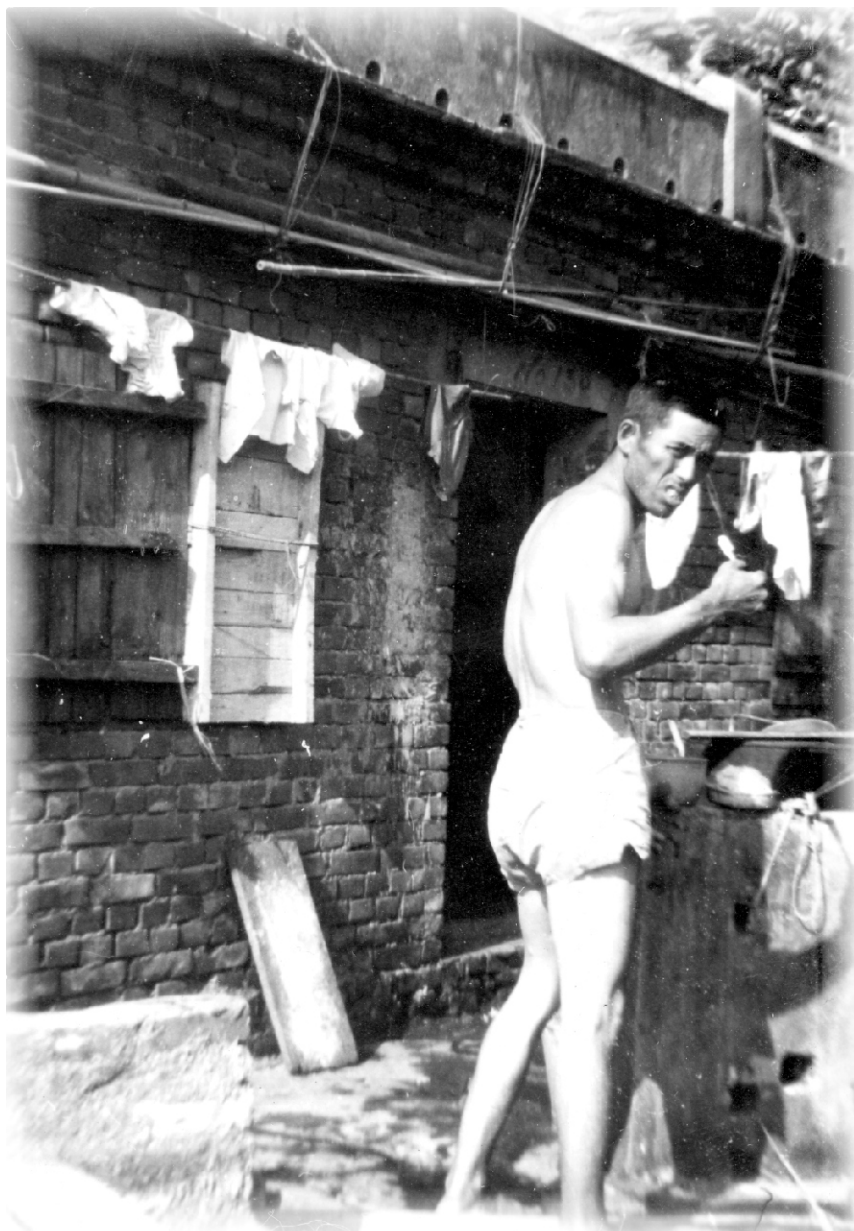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出了北方澳，男人大吃大喝，出手闊綽，女人們逛街買化妝品、買新衣服，花錢可絲毫不放在心上，

錢，明天再賺就有，水，卻不能不省，因為排隊挑水實在辛苦，賺錢卻容易得多，因此地方流傳一句話「北方澳缺水不缺錢」。

牽罟俵索分份

牽罟需靠人力拉罟繩，將罟網從海中拉上岸來，當年漁獲豐富，拉上來的魚堆積如山，只要來幫忙，有人有分，罟家會將其中一堆分成許多份，一人一份。

↓ 捕魚回來在家門口漱洗 劉生根提供



三、四響雷斷浪吼； 七、八響雷斬碇走

這是北方澳人預測海象的一句諺語，三、四月出海捕魚，遇上陰雲四合，天上閃電四射，雷聲如吼，風浪似乎轉瞬即至，但不用怕，只要是打響雷，浪不會太高，小心一些即可。

如果七、八月出海，遇上響雷，那就大大不同了，即使天空仍然清澈，只要海平面一見黑雲，不久，必滾滾而來，挾帶暴雨狂風，掀起滔天巨浪。

此時，就算豐收，也已來不及收網，只有斬斷錨碇，趕快逃命要緊。

↓後屏山下的礁岩區 曾松田提供



「高奶」打噴嚏

高奶，住北方澳，真實姓名已難查考，是一位「羅漢腳」，大家都叫他高奶（台語）。

他有一個特殊習慣，每當覺得不自在或不好意思時，總是用手搓揉鼻子，搓得紅紅的，直到發癢打噴嚏為止。

而且，這種動作一再重覆，屢試不爽，許多人閒來無事，故意逗他，假意要替他介紹女朋友，他也不以為忤，照打噴嚏不誤。

一般人，遇上不好意思開口，或讓人感到難為情，很「歹勢」時，不是假裝打哈欠，就是虛情假意地哈哈乾笑，化解一時的尷尬。

這與高奶用打噴嚏，基本作用是一樣的，所以，北方澳人每當遇上內心很想，表面又

不好意思明講時，就用「高奶打噴嚏」來形容。

「高奶打噴嚏」這句地方俚語，使用的地域並不廣，只在北方澳和附近的蘇東、蘇北里與南方澳漁村一帶。